

彭颂声诗词对联



己卯春月 劉波書



深圳·彭颂声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 华 诗 丛

第 四 卷

 彭颂声诗词对联

彭颂声 著

北 京 燕 山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诗丛 / 李广超 主编 彭颂声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9.12

ISBN 7—5402—0823—6

I·中…

II·彭…

III·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21652 号

封面题字:刘 波

责任编辑:文 雄

法律顾问:李邦兴

彭颂声诗词对联

出	版:	北京燕山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 36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
字	数:	290 千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刷:	运河晚报社印刷厂
印	数:	1—6000 册

ISBN7—5402—0823—6 / I·480

丛书总定价:178.00 元
(本册定价:31.80 元)



作者年轻时代的照片

(此书中七绝《东墙小照吟》指的就是这一帧)

本书作者简介

彭颂声先生，粤东客家人，生于红军会师陕北吴起镇那年，林彪坠机温都尔汗之日即其寿辰。出身贫寒，敏而好学，196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深圳市教授协会、中国老教授协会、广东省作家协会的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深圳特区报主任编辑；社会兼职颇多，如深圳一家律师事务所和多家公司的常年高级顾问，深圳潮人海外经济促进会、广东中青年诗人联谊会、深圳诗词学会、深圳市作家协会的理事以及多个文艺团体或刊物的高级顾问等等，不下二十个。

他高中时代开始发表作品，有两首歌曲被北京音乐出版社采用。常用恩师秦牧所赐的笔名宋笙，偶然也用化名余心乐。你只要故意把宋人程颢“时人不识余心乐”这句诗中的“识”字解作“认识”、把“余心乐”看作专用名词，就不难领略他不走仕途而甘当无名小卒的深意。有散文集《心里充满着爱》、诗词选《苦瓜集》、长篇小说《飞吻》等行世藏馆，广得好评；倘加上散见于海内外报刊的作品，总字数已逾二百万。有佳作获奖，被转载或入书的更多。诗词、对联广被传抄或镌碑刻柱，《二十世纪中华词苑大观》有其词作十五首。散文《履音》被选入汕尾市中学语文乡土教材。退休后笔耕不辍，现正在创作长篇小说《巴丹诺夫外传》，还将陆续有新作要写。

此君经历坎坷曲折，性喜诙谐，待人以诚，刚正不阿，外号“彭大将军”。曾经拒填提官表，也不买“名人”的虚荣，对一封封出钱入名人（或名家）大辞典的约稿信通通置之不理。迄今其传略仅入过不属沽名钓誉的《广东当代作家传略》、《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作家3000言》和《深圳市高级职称人员传略》，还有《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专家人才库》、《世界华人当代名人大辞典》、《中华英才大典》、《二十世纪中国人物大典》、《中华诗人大辞典》等十几部典籍。他常说，人生苦短，只要牛体健康，人身安全、自由，活得开心，就于愿足矣。读不完的书，唱不完的歌，说不完的笑话，交不完的平民朋友，游不完的名山大川，写不完的真话文章，做不完的“牛马走”，使他的心态格外年轻，整日价忙忙碌碌、快快乐乐、风风火火，浑不知老之将至或已至。

此书出版后，又将有《彭颂声文选》问世。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散文大师秦牧（中）、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兼常务副主席蔡运桂（左）、前来深圳特区报大院内彭颂声家中作客。图为三人合照。



1994年5月16日，著名书画家赖少其三喜临门，彭颂声持请柬前去祝贺。图为彭颂声与赖老合照。



1991年12月24日，彭颂声父女与著名作家陈残云（右起二）、著名诗人韦丘（左起一）在横岗镇合照。



两位五云籍作家、诗人又会面了。穿白衣者为彭玉最（笔名于最）。



1987年12月31日，彭颂声与离休老将军彭丰（中）、离休干部彭少明（左）在深圳共进午餐。请参阅五古《没齿难忘兄长情》。



1997年春节在深圳特区报社宿舍楼照的全家福。左起：小女婿杨泽滨、小女儿荣安、彭太锦芳、彭颂声、小儿子晓东、大女儿冬平（抱着其子昱霖）、大女婿曾强。



多么亲热的姐弟俩！冬平、晓东合照于“世界之窗”。



彭颂声近照



花园的全家福。

一九八三年春节摄于陆丰华侨中学家门口小

作者青少年时代



从小学毕业到大学毕业

胡风同志：

你好！新年如意！

寄来著作《苦闷集》和报章都收到。

祝贺你的诗集出版。

我翻看了一部分，有一定水平，政治~~调~~讽刺诗
和诗歌技巧都好，但全个质量不是很均衡。

“一女值良婚两部”句，值字应为真，特率真告知，
以供参考。

并祝

康乐

又，所言写得挺不错。

余牧 22/1

頌聲兄：

六月十日信收到。

承現在江門，當即為裕華寫了招牌。
之感，謝你給永寫大字的機會。寫便是寫，
踐，不寫便不會進步。大作已拜讀，甚
佩服。比自為苦瓜，奇極。再一謝。

弟。

乾少其

自甘冒

行 香 子

祝贺《彭颂声诗词对联》
出 版

李广超

爬格占方，正正堂堂。结硕果、
味苦含香。握生花笔，画栋雕梁。
促山增翠、水增绿、日增光。 铮
铮铁骨，血写华章。发浩歌、流韵铿
锵。赤心争献，宿凤引凰。乃诗中
俊、词中彦、联中强。

作者笔述

剑胆琴心客，敢为天下先。
前尘安可恋，挥笔写新篇。

——敬录郭沫若1986年七绝一首

真诚犹气也，为人作文
缺之必短命。

——作者自撰座右铭，见《中国作家
3000言》下册634页。

〔按〕诗、词、本一体，奈何我拙成拙劣，人常诗词对联
均不敢自题，几乎都请名家代劳，岂非缺一腿乎？万
分遗憾！我自勉下决心练，又不看何年月才拿得出手……

改 版 赘 语

这本《彭颂声诗词对联》，实际上是在1990年10月海天出版社出版的《苦瓜集》的基础上订正和增补而成的。所谓“订正”，就是把原书原稿上的缺陷和校对上的失误（如秦牧老师信中指出的“值”应为“直”）修改过来；所谓“增补”，就是增加了大量的新作，补上曾经散佚的一些旧作，附上诗友们读过《苦瓜集》后的部分评论和给我的来信、来诗（已丢失的除外），还将我在“文化革命”中住“牛棚”期间偷写的《现代汉语诗韵》和《客家方言入声字研究》作为与诗词写作有关的知识殿后。

也许读过《苦瓜集》的某些朋友会问：假如冷饭已经变馊，还值得一炒吗？我说，馊了自然不妨倒掉，或者喂猪喂狗也行。但是，倘若还未馊烂呢？轻易地倒掉，岂不糟蹋了粮食，对不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

如今严肃文学或者传统文学的行情如何，你知我也知，说白了要伤心。在下天生鲁钝，没有创作畅销书的大智大勇（尤其是大勇），即使如故乡客家话所说“尽身家钉一座磬”，出了一本“语不惊人”的著作，一则既无大权、大名可引动宣传机器或者吹鼓手效犬马之劳，发个出版消息有的还得看关系；二则又无大钱登广告或者搞什么首发式、座谈会，发不起“红包”，因而注定逃不脱小打小闹、

自生自灭的命运,即使参加评奖也休想有我的份儿。特别是诗词之类的东西,斗胆地印它三千两千册已属很可观的数字了,除了大量签赠诗词圈内的穷哥儿们以外,剩下的分散到各书店的架子上,到了蒙上一层厚尘之时也没有多少人问津,倘或有人买也绝对不会像时下那些揭名人隐私、曝自己“隐私”或者推销某种“新潮”论调的书籍那样抢手。摇笔杆一族大都有经验,从版权页上标明的印数就可约莫估计作者是亏还是赚,仅仅印几千册没有不亏老本的。几年前发现全国著名的大专家、我的大学老师王起教授的《玉轮轩后集》印数才一千册,我的心好疼,简直想掉眼泪!对年轻的未出过书的新作者来说,只不过花了那么多时间和心血写出来了,难免有敝帚自珍之感,少少地印出来总算有个交代,也算是小小地满足一下出版欲,或者评职称之时有点作用而已。我第一次在漓江出版社出版散文集《心里充满着爱》,出版社没有要书号费(不像现在某出版社光是书号费就要三万五千元,一分也不减),还给了税后稿酬一千八百多元。夸张点说,那一点儿钱就算用作该书的稿纸钱都还不够,但我还是很高兴,很激动。只是全书错漏太多,好比肉丸汤里掉进几只苍蝇,实在不是滋味。时光远去了的第一次出书的狂热早就降到了冰点,但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颇知此中三昧。近年来身体不好,发表的东西少了,每到年终省作家协会寄来表格要会员填报全年的收获,我就心惊肉跳,深感有负“作家”这个头衔。现在健康情况大有好转,

我得抓紧赶队，多点动笔，尽管出书比登天还难也罢。

那么，我又何不撤下《苦瓜集》，仅仅印出未曾付梓成书的新作呢？明知无利可图而为之，岂不愚不可及？不必争辩，我承认傻冒就是了。说实在话，我热爱自己的劳动，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苦瓜集》印了三千册，早已售罄、送完。十二亿人口的泱泱诗国，平均四十万人一册，这与“物以稀为贵”不可同日而语，令我十分汗颜。不料，就在深圳，有一位老教师告诉我，他长期把《苦瓜集》压在枕头底下，直到现在还坚持“天天读”。还有蛇口一位大公司老总，说是每次出远门，在飞机上，或者在列车上，都因有《苦瓜集》陪伴而不觉闷。但愿这两位老友不是诳骗我。另外，《苦瓜集》问世十年后的今天，还陆续有朋友向我索书，我拿什么给他们呢？既然如此，说明《苦瓜集》还有一点儿市场。凭良心说，我写书不为几个钱，只要有人看就认定是天大的幸福。所以我想，与其抛开《苦瓜集》，只印新作，不如把《苦瓜集》订正、增补成新旧合一的一本书，以满足诗词发烧友们的需要。有言在先，我不但现在这样做，而且以后再出版诗词集依然必搞“新旧合一”，直到我生命终结，让后人我为我出诗词全集为止。现在反正印数寥寥，亏就亏吧，能满足少数读者窥我诗词对联全豹的欲望也就“阿弥陀佛”了。

趁改版的机会，我想谈谈自己对诗风问题的一孔之见。今年初在深圳诗词学会同仁聚会时，诗友刘更申说：“开深圳诗坛一代新风者，非您彭先生莫属。”我断断承受

不起。不过,从实招来,我的确在探索,在追求,力争做到诗尊李杜,词仰苏辛,情真豪放,苦也不哀,立足现实,心向黎民,喜高雅之浅白,摒晦涩而艰深,以期日渐形成有时代气息的自我之风格。恕我狂言,我古汉语基础不差,不是写不出阳春白雪,而是有意搞雅俗共赏,连诗前的小序都尽量不用太“小众化”的文言文。只有在万不得已之时,我才会用比较偏僻的字眼,查遍全本集子仅仅三个字而已。我认为,语言浅白而又内涵丰富、耐人寻味的诗要比学院派的老古董难写得更多,所谓功底在这里才见得高低。在这方面,已故的周乐群教授与我观点不同,我们争论过,我也在编稿时枪毙过他一些诘屈聱牙的诗。对我在这方面的追求,我的老师黄天骥教授,我的诗友冯康先生,都曾充分肯定过。揭阳诗社社长贝闻喜先生带领理事们把我的诗与老前辈聂绀弩的诗相比较,认为彼此诗风类似。四川省作家黄名海、吴远度,亦作如是观。这对我来说,无疑也是一种鼓励。我的恩师秦牧提到的“全本质量不是很均衡”的问题,我自己也意识到了。我承认,在极左路线横行的年代,因为提防人家扣大帽,所以并非情愿地带点政治口号,或者用上诗味不多的词句,认为安全系数会高一些,这就亵渎了诗神。这种无奈的所谓浅白又与我现在追求的高水准的“床前明月光”式的浅白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一个是社会政治气候问题,一个是创作思想和技巧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我把国务院学部委员、中山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我读

大学时的授课老师黄天骥教授对《苦瓜集》的评论文章作为本书的代序，权作给读者一点导读性的文字。十多年来过从甚密、我非常敬重的离休老干部刘波同志为《彭颂声诗词对联》题撰了书名，在此一并感谢。

彭颂声 1999年8月1日于深圳特区报宿舍

曾几何时，我写诗、填词、作对联根本就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印成书，因而总是随便给索要者拿走手稿，不注意留底，致使散失很多。读到此书后，朋友们手头倘还有我未发表的旧作，务请寄回给我，以便下一次再出版《彭颂声诗词对联》时补充上去。谢谢！

又及

《苦瓜集》读后

——代序

黄天骥

我收到了彭颂声同志的诗集《苦瓜集》，细读之下，竟也尝到了吃苦瓜一样的滋味。

《苦瓜集》里的诗，有的写得比较细腻，有的写得颇有气势，有些篇章，文笔显得相当流利，但从总体来说，风格也确似苦瓜，涩中有甘，颇堪回味。

我不是说，颂声同志所写的古体诗词，造诣已经很高了，诗味已经很足了。我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情真才有诗思。由于颂声同志在“文革”中经历坎坷，郁勃不平；“文革”后第二次翻身，欢欣鼓舞，真情实感，发而为诗，便不同于时下一些为文造情、应景酬唱之作。翻开《苦瓜集》，我感受到一股清新扑人的生活气息。

我喜欢《苦瓜集》里那些讽刺“文革”红人的政治诗，喜欢那些歌颂正直的共产党人的篇章，像《为某公画像之一、之二》、《赞彭文浮同志》等等，都写得颇见功力。但是，诗集中最能打动读者心灵的，则是作者抒发自己的遭受磨难时种种感受的诗作，像《游街边走边吟》、《吸烟史